

戴東原著

國粹叢
書之一

原

善

國學保存會刊行

戴東原著

國粹叢書之一

原

善

國學保存會刊行

孟子字義疏證原善合刻引

右書爲戴東原先生著。戴氏號吾國近世經學大師。其學風靡東南。橫蔽半天。天下爲近百年最有勢力之學。派先生著書甚多。而以孟子字義疏證原善二書爲其生平講學之宗。蓋二書皆發明公理確宗。漢詰盡掃去。宋儒舍理論勢。以勢爲理之謬。見我國自宋以來。盛倡名分之說。以犯理卽爲犯分。君主利用其說。以制天下禍。中生民蓋數百年。自二書出。始決其藩籬。獨申公論。舍名分而論是非。舍勢而論理。其解理字也。以爲理出於欲情。得其平。是爲循理。與西國民主之制。公好惡於民。而倡人類平等之說。相合而又能詳徵訓詁。辨物析辭。近於哲儒正名之學。凡宋儒意見拘墟之說。足以誤國害民者。咸掃蕩廓清。如撥雲霧而見青天。二書之價值。其排斥專制。主言共和。蓋與盧騷之民約論。黃梨洲之明夷待訪錄。並垂天壤者也。戴氏遺書。孔髣軒先生曾爲刊行。惟版已久佚。國學保存會。頃從儀徵劉氏。假得鈔本。重行校印。合刻行世。庶使戴氏治經。力求新理。獨具心得。苦心孤詣。發明正學之功。不致湮沒。世之寶愛國學之君子。倘不遐棄乎。

原善卷上

休寧戴震譯

余始爲原善之書三章懼學者蔽以異趣也復援據經言疏通證明之而以三章者分爲建首次成上中下卷比類合義燦然端委畢著矣天人之道經之大訓萃焉以今之去古聖哲既遠治經之士莫能綜貫習所見聞積非成是余言恐未足以振茲墜緒也藏之家塾以待能者發之

善曰仁曰禮曰義斯三者天下之大衡也上之見乎天道是謂順實之昭爲明德是謂信術之而得其分理是謂常道言乎化之不已也德言乎不可渝也理言乎其詳緻也善言乎知常體信達順也性言乎本天地之化分而爲品物者也限於所分曰命成其氣類曰性各如其性以有形質而秀發於心徵於貌色聲曰才資以養者存乎事節於內者存乎能事能殊致存乎才才以類別存乎性有血氣斯有心知天下之事能於是乎出君子是以知人道之全於性也呈其自然之符可以知始極於神明之德可以知終由心知而底於神明以言乎事則天下歸之仁以言乎能則天下歸之智名其不渝謂

之信名其合變謂之權言乎順之謂道言乎信之謂德行於人倫庶物之謂道侔於天地化育之謂誠如聽於所制者然之謂命是故生生者化之原生而條理者化之流動而輸者立天下之博靜而藏者立天下之約博者其生約者其息生者動而時出息者靜而自正君子之於問學也如生存其心湛然合天地之心如息人道舉配乎生性配乎息生則有息息則有生天地所以成化也生生者仁乎生生而條理者禮與義乎何謂禮條理之秩然有序其著也何謂義條理之截然不可亂其著也得乎生生者謂之仁得乎條理者謂之智至仁必易大智必簡仁智而道義出於斯矣故生生者仁條理者禮斷決者義藏主者智仁智中和曰聖人智通禮義以遂天下之情備人倫之懿至貴者仁仁得則父子親禮得則親疏上下之分盡義得則百事正藏於智則天地萬物爲量同於生生條理則聖人之事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下者成形質以往者也形而上者陰陽鬼神胥是也體物者也故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洪範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

曰土五行之成形質者則器也其體物者道也五行陰陽物得之而成性者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一陰一陽蓋言天地之化不已也道也一陰一陽其生生乎其生生而條理乎以是見天地之順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生生仁也未有生生而不條理者條理之秩然禮至著也條理之截然義至著也以是見天地之常三者咸得天下之懿德也人物之常也故曰繼之者善也言乎人物之生其善則與天地繼承不隔者也有天地然後有人物有人物而辨其資始曰性人與物同有欲欲也者性之事也人與物同有覺覺也者性之能也欲不失之私則仁覺不失之蔽則智仁且智非有所加於事能也性之德也言乎自然之謂順言乎必然之謂常言乎本然之謂德天下之道盡於順天下之教一於常天下之性同之於德性之事配五行陰陽性之能配鬼神性之德配天地之德人與物同有欲而得之以生也各殊人與物同有覺而喻大者大喻小者小也各殊人與物之一善同協於天地之德而存仁相生養之道存乎喻大喻小之明昧也各殊此之謂本五行陰陽以成性故曰成之者性也善以言乎天下之大共也性言

乎成於人人之舉凡自爲性其本也所謂善無他焉天地之化性之事能以知善矣君子之教也以天下之大共正人之所自爲性之事能合之則中正違之則邪僻以天地之常俾人咸知由其常也明乎天地之順者可與語道察乎天地之常者可與語善通乎天地之德者可與語性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氣化之於品物可以一言盡也生生之謂歟觀於生生可以知仁觀於其條理可以知禮失條理而能生生者未之有也是故可以知義禮也義也胥仁之顯乎若夫條理得於心其心淵然而條理是爲智智也者其仁之藏乎生生之呈其條理顯諸仁也惟條理是以生生藏諸用也顯也者化之生於是乎見藏也者化之息於是乎見生者至動而條理也息者至靜而用神也青木之株葉華實可以觀夫生果實之白全其生之性可以觀夫息是故生生之謂仁元也條理之謂禮亨也察條理之正而斷決於事之謂義利也得條理之準而藏主於中之謂智貞也

記曰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凡有血氣心知於是乎有欲性之徵於欲聲色臭味而愛畏分既有欲

矣於是乎有情性之徵於情喜怒哀樂而慘舒分既有欲有情矣於是乎有巧與智性之徵於巧智美惡是非而好惡分生養之道存乎欲者也感通之道存乎情者也二者自然之符天下之事舉矣盡美惡之極致存乎巧者也宰御之權由斯而出盡是非之極致存乎智者也賢聖之德由斯而備二者亦自然之符精之以底於必然天下之能舉矣記又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人之得於天也一本既曰血氣心知之性又曰天之性何也本陰陽五行以爲血氣心知方其未感湛然無失是謂天之性非有殊於血氣心知也是故血氣者天地之化心知者天地之神自然者天地之順必然者天地之常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耳目百體之所欲血氣資之以養所謂性之欲也原於天地之化者也是故在天爲天道在人咸根於性而見於日用事爲爲人道仁義之心原於天地之德者也是故在人爲性之德斯二者一也由天道而語於無憾是謂天德由性之欲而語於無失是謂

性之德性之欲其自然之符也性之德其歸於必然也歸於必然適全其自然此之謂自然之極致然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凡動作威儀之則自然之極致也民所秉也自然者散之普爲日用事爲必然者秉之以協於中達於天下知其自然斯通乎天地之化知其必然斯通乎天地之德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天人道德靡不豁然於心故曰盡其心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存乎材質所自爲謂之性如或限之謂之命存乎材質所自爲也者性則固性也有命焉君子不以性而求逞其欲也如或限之也者命則固命也有性焉君子不以命而自委棄也

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五行陰陽之成性也純懿中正本也由是而事能莫非道義無他焉不失其中正而已民不知所以存之故君子之道鮮矣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莫非天道也其曰天命何也

記有之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言分於五行陰陽也天道五行陰陽而已矣分而有之以成性由其所分限於一曲惟人得之也全曲與全之數判之於生初人雖得乎全其閒則有明闇厚薄亦徃徃限於一曲而其曲可全此人性之與物性異也言乎其分於道故曰天命之謂性耳目百體之欲求其故本天道以成性者也人道之有生則有養也仁以生萬物禮以定萬品義以正萬類求其故天地之德也人道所由立也成出於性故曰率性之謂道五行陰陽者天地之事能也是以人之事能與天地之德協事與天地之德協而其見於動也亦易與天地之德違則遂己之欲傷於仁而爲之從己之欲傷於禮義而爲之能與天地之德協而其所倚而動也亦易遠於天地之德則以爲仁害禮義而有不覺以爲禮義害仁而有不覺皆道之出乎身失其中正也君子知其然精以察之使天下之欲一於仁一於禮義使仁必無憾於禮義禮義必無憾於仁故曰修道之謂教

中庸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仁是以親親義是以尊賢禮是以有殺有等仁至

則親親之道得義至則尊賢之道得禮至則於有殺有等各止其分而靡不得修身以道道出於身也修道以仁三者至夫然後道得也

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也者以言乎乾道生生也仁也簡也者以言乎坤道條理也智也仁者無私無私則猜疑悉泯故易知易知則有親有親則可久可久則賢人之德非仁而能若是乎智者不鑿不鑿則行所無事故易從易從則有功有功則可大可大則賢人之業非智而能若是乎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於仁無不盡也於禮義無不盡也

凡十一章二千七百九十二字序百九字

原善卷中

休甯戴震撰

物之離於生者形存而氣與天地隔也卉木之生接時能芒達已矣飛走蠕動之儔有覺以懷其生矣人之神明出於心純懿中正其明德與天地合矣是故氣不與天地隔者生道不與天地隔者生道不與天地隔者聖形強者堅氣強者力神強者巧知德者智氣之失暴神之失鑿惑於德愚是故一人之身形得其養不若氣得其養氣得其養不若神得其養君子理順心泰霽然性得其養人有天德之知有耳目百體之欲皆生而見乎才者也天也是故謂之性天德之知人之秉節於內以與天地化育侔者也耳目百體之欲所受中而不可踰也是故義配明象天欲配幽法地五色五聲五臭五味地之正也喜怒哀樂愛隱感念愠懌怨憤恐悸慮歎飲食男女鬱悠戚吝慘舒好惡之情胥成性則是故謂之道心之精爽以知知由是進於神明事至而心應之者胥事至而以道義應天德之知也是故人也者天地至盛之徵也惟聖人然後盡其盛天地之德可以一言盡也仁而已矣人之心其亦可

以一言盡也仁而已矣耳目百體之欲喻於心不可以是謂心之所喻也心之所喻則仁也心之仁耳目百體莫不喻則自心至於耳目百體胥仁也心得其常於其有覺君子以觀仁焉耳目百體得其順於其有欲君子以觀仁焉

傳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凡有生則有精爽從乎氣之融而靈是以別之曰魄從乎氣之通而神是以別之曰魂記有之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有血氣夫然後有心知有心知於是有懷生畏死之情因而趨利避害其精爽之限之雖明昧相遠不出乎懷生畏死者血氣之倫盡然故人莫大乎智足以擇善也擇善則心之精爽進於神明於是乎在是故天地之化呈其能曰鬼神其生生也殊其用曰魂魄魂以明而從天魄以幽而從地魂官乎動魄官乎靜精能之至也官乎動者其用也施官乎靜者其用也受天之道施地之道受施故制可否也受故虛且聽也魄之謂靈魂之謂神靈之盛也明聽神之盛也睿聖明聽睿聖其斯之謂神明歟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血氣心知之得於天形色其表也由天

道以有人物五行陰陽生殺異用情變殊致是以人物生生本五行陰陽微爲形色其得之也偏全厚薄勝負雜糅能否精摘清濁昏明煩煩員員氣衍類滋廣博龔僇閔鉅瑣微形以是形色以是色咸分於道以順則煦以治以逆則毒性至不同各呈乎才人之才得天地之全能通天地之全德從生而官器利用以馭橫生去其畏不暴其使智足知飛走蠕動之性以馴以豢知卉木之性良農以蒔刈良醫任以處方聖人神明其德是故治天下之民民莫不育於仁莫不條貫於禮與義

洪範曰敬用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道出於身此其目也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幼者見其長知就斂飭也非其素習於儀者也鄙野之人或不當義可詰之使語塞也示之而知美惡之情告之而然否辨心苟欲通久必豁然也觀於此可以知人之性矣此孟子之所謂性善也由是而達諸天下之事則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當孟子時天下不知理義之爲性害道之言紛出以亂先王之法是以孟子起而

明之人物之生類至殊也類也者性之大別也孟子曰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詰告子生之謂性則曰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蓋孟子道性善非言性於同也人之性相近胥善也明理義之爲性所以正不知理義之爲性者也是故理義性也由孟子而後求其說而不得則舉性之名而曰理也是又不可耳之於聲也天下之聲耳若其符節也目之於色也天下之色目若其符節也鼻之於臭也天下之臭鼻若其符節也口之於味也天下之味口若其符節也耳目鼻口之官接於物而心通其則心之於理義也天下之理義心若其符節也是皆不可謂之外也性也耳能辨天下之聲心能通天下之理義人之才質得於天若是其全也孟子曰非天之降才爾殊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惟據才質爲言始確然可以斷人之性善人之於聖人也其才非如物之與人異物不足以知天地之中正是故無節於內各遂其自然斯已矣人有天德之知能踐乎中正其自然則協天地之順其必然則協天地之常莫非自然也物之自然不足語於此孟子道性善察乎人

之質才所自然有節於內之謂善也告子謂性無善無不善不辨人之大遠乎物槩之以自然也告子所謂無善無不善也者靜而自然其神沖虛以是爲至道及其動而之善之不善咸目爲失於至道故其言曰生之謂性及孟子詰之非豁然於孟子之言而後語塞也亦窮於人與物之靈蠢殊絕犬牛類又相絕遂不得漫以爲同耳主才質而遺理義荀子告子是也荀子以血氣心知之性必教之理義逆而變之故謂性惡而進其勸學修身之說告子以上焉者無欲而靜全其善無不善是爲至矣下焉者理義以梏之使不爲不善荀子二理義於性之事能儒者之未聞道也告子貴性而外理義異說之害道者也凡遠乎易論語孟子之書者性之說大致有三以耳目百體之欲爲說謂理義從而治之者也以心之有覺爲說謂有欲有覺人之私也三者之於性也非其所去貴其所取彼自貴其神以爲先形而立者是不見於精氣爲物秀發乎神也以有形體則有欲而外形體一死生去情欲以寧其神冥是非絕思慮以苟語自然不知歸於必然是爲自然之極致動靜胥得神自寧也自孟子時以欲爲說以覺爲說紛如矣孟子正其遺理義而已矣

心得其常耳目百體得其順純懿中正如是之謂理義故理義非他心之所同然也何以同然心之明之所止於事情區以別焉無幾微爽失則理義以名專以性屬之理而謂壞於形氣是不見於理之所由名也以有欲有覺爲私者荀子之所謂性惡在是也是見於失其中正之爲私不見於得其中正且以驗形氣本於天備五行陰陽之全德非私也孟子之所謂性善也人之材質良其本然之德違焉而後不善孟子謂之放其良心謂之失其本心雖放失之餘形氣本於天備五行陰陽之全德者如物之幾死猶可以復蘇故孟子曰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以好惡見於氣之少息猶然是以君子不罪其形氣也

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人之才得天地之全能通天地之全德其見於思乎誠至矣思誠則立乎其大者矣耳目之官不思物之未交沖虛自然斯已矣心之官異是人皆有天德之知根於心自誠明也思中正而達天德則不蔽不蔽則莫能引之以入

於邪自明誠也耳之能聽也目之能視也鼻之能臭也口之知味也物至而
迎而受之者也心之精爽馴而至於神明也所以主乎耳目百體者也聲之
得於耳也色之得於目也臭之得於鼻也味之得於口也耳目百體之欲不
得則失其養所謂養其小者也理義之得於心也耳目百體之欲之所受裁
也不得則失其養所謂養其大者也是以異於禽獸者幾希雖犬之性
牛之性當其氣無乖亂莫不沖虛自然也動則蔽而罔罔以行人不求其心
不蔽於是惡外物之感已而強禦之可謂之所以異乎是以老聃莊周之言
尙無欲君子尙無蔽尙無欲者主靜以爲至君子動靜一於仁人有欲易失
之盈盈斯悖乎天德之中正矣心達天德秉中正欲勿失之盈以奪之故孟
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禹之行水也使水由地中行君子之於欲也使一於
道義治水者徒恃防遏將塞於東而逆行於西其甚也決防四出汜濫不可
救自治治人徒恃遏禦其欲亦然能苟焉以求靜而欲之翦抑竄絕君子不
取也君子一於道義使人勿悖於道義如斯而已矣

凡五章二千七百二十二字

原善卷中終

原善卷下

休寧戴震撰

人之不盡其才患二曰私曰蔽私者生於其心爲溺發於政爲黨成於行爲慝見於事爲悖爲欺其究爲私已蔽也者其生於心也爲惑發於政爲偏成於行爲謬見於事爲鑿爲愚其究爲蔽之以已鑿者其失誣愚者其失爲固誣而罔省施之事亦爲固私者之安若固然爲自暴蔽者之不求牖於明爲自棄自暴自棄夫然後難與言善是以卒之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去私莫如強恕解蔽莫如學得所主莫大乎忠信得所止莫大乎明善是故謂之天德者三曰仁曰禮曰義善之大目也行之所節中也其於人倫庶物主一則兼乎三一或闕焉非至善也謂之達德者三曰智曰仁曰勇所以力於德行者三曰忠曰信曰恕竭所能之謂忠履所明之謂信平所施之謂恕忠則可進之以仁信則可進之以義恕則可進之以禮仁者德行之本體萬物而與天下共親是故忠其屬也義者人道之宜裁萬類而與天下共親是故信其屬也禮者天則之所止行之乎人倫庶物而天下共安於分無不盡是故恕其

屬也忠近於易恕近於簡信以不欺近於易信以不渝近於簡斯三者馴而至之夫然後仁且智仁且智者不私不蔽者也得乎生生者仁反是而害於仁之謂私得乎條理者智隔於是而病智之謂蔽用其知以爲智謂施諸行不繆矣是以道不行善人者信其行謂見於仁厚忠信爲既知矣是以道不明故君子克己之爲貴也獨而不咸之謂己以己蔽之者隔於善隔於善隔於天下矣無隔於善者仁至義盡知天是故一物有其條理一行有其至當徵之古訓協於時中充然明諸心而後得所止君子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動應止禮達禮義無弗精也精義仁無弗至也至仁盡倫聖人也易簡至善聖人所欲與天下百世同之也

論語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知與下愚不移人與物成性至殊大共言之者也人之性相近習然後相遠大別言之也凡同類者舉相似也惟上智與下愚明闇之生而相遠不因於習然曰上智曰下愚亦從乎不移是以命之也不移者非不可移也故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君子慎習而貴學

中庸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詩云相在爾室尙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睹聞者身之接乎事物也言動者以應事物也道出於身其孰能離之雖事物未至肆其心而不檢柙者胥失道也純懿中正道之則也事至而動徃徃失其中正而可以不虞於疏乎

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獨也者方存乎志未著於事人之所不見也凡見之端在隱顯之端在微動之端在獨民多顯失德行由其動於中悖道義也動之端疚動而全疚君子內正其志何疚之有此之謂知所慎矣

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人之有欲也通天下之欲仁也人之有覺也通天下之德智也惡私之害仁惡蔽之害智不私不蔽則心之精爽是爲神明靜而未動湛然全乎天德故爲天下之大本及其

動也粹然不害於私不害於蔽故爲天下之達道人之材質良性無有不善見於此矣自誠明者於其中和道義由之出自明誠者明乎道義中和之分可漸以幾於聖人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自誠明者之致中和也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自明誠者之致中和也天地位則天下無或不得其常者也萬物育則天下無或不得其順者也

中庸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凡失之蔽也必狹小失之私也必卑闇廣大高明之反也致廣大者不以已之蔽害之夫然後能盡精微極高明者不以私害之夫然後能道中庸盡精微是以不蔽也道中庸是以不私也人皆有不蔽之端其故也問學所得德性日充亦成爲故人皆有不私之端其厚也問學所得德性日充亦成爲厚溫故然後可語於致廣大敦厚然後可語於極高明知新盡精微之漸也崇禮道中庸之漸也

中庸曰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

天君子體仁以修身則行修也精義以體仁則仁至也達禮以精義則義盡也

論語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大學言致知誠意正心修身爲目四言齊家治國平天下爲目三弟子者履其所明毋怠其所受行而未成者也身有天下國家之責而觀其行事於是命曰大學或一家或一國或天下其事必由身出之心主之意先之知啟之是非善惡疑似莫辨知任其責也長惡遂非從善不力意任其責也見奪而沮喪漫散無檢柙心任其責也偏倚而生感身任其責也故易曰君子永終知敝絕是四敝者天下國家可得而理矣其曰致知在格物何也事物來乎前雖以聖人當之不審察無以盡其實也是非善惡未易決也格之云者於物情有得而無失思之貫通不遺毫末夫然後在己則不惑施及天下國家則無憾此之謂致其知

記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中庸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飲食男女生養之道也天地之所以生生也一

家之內父子昆弟天屬也夫婦脾合也天下國家志紛則亂於是有君臣明乎君臣之道者無往弗治也凡勢孤則德行事窮而寡助於是有朋友友也者助也明乎朋友之道者交相助而後濟五者自有身而定也天地之生而條理也是故去生養之道者賊道者也細民得其欲君子得其仁遂已之欲亦思遂人之欲而仁不可勝用矣快己之欲忘人之欲則私而不仁飲食之貴乎恭貴乎讓男女之貴乎謹貴乎別禮也尙廉恥明節限無所苟而已矣義也人之不相賊者以有仁也人之異於禽獸者以有禮義也專欲而不仁無禮無義則禍患危亡隨之身喪名辱若影響然爲子以孝爲弟以悌爲臣以忠爲友以信違之悖也爲父以慈爲兄以愛爲君以仁違之亦悖也父子之倫恩之盡也昆弟之倫洽之盡也君臣之倫恩比於父子然而敬之盡也朋友之倫洽比於昆弟然而誼之盡也夫婦之倫恩若父子洽若昆弟敬若君臣誼若朋友然而辨之盡也孝悌慈愛忠信仁所務致者也恩洽敬誼辨其自然之符也不務致不務盡則離怨凶咎隨之悖則禍患危亡隨之非無憾於仁無憾於禮義不可謂能致能盡也智以知之仁以行之勇以始

終夫仁智期於仁與禮義俱無憾焉斯已矣

虞夏書曰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寬也柔也愿也是謂三德寬言乎其容也柔言乎其順也愿言乎其慤也寬而栗則賢否察柔而立則自守正愿而恭則表以威儀人之材質不同德亦因而殊科簡也剛也彊也是謂三德簡言乎其不煩也剛言乎其能斷也彊言乎其不撓也簡而廉則嚴利無廢怠剛而塞則惻怛有仁恩彊而義則堅持無違悖此皆修之於家者其德三也書之言又曰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亂也攬也直也或以寬柔愿而兼之者是謂六德或以簡剛彊而兼之者是謂六德亂言乎其得治理也攬言乎其善撫馴也直言乎其無隱匿也亂而敬則事無或失攬而毅則可以使民直而溫則人甘聽受此用之於邦者其德六也以三德知人人各有所近以六德知人之可任其人有專長也自古知人之難以是觀其行其人可知也也故曰亦行有九德以是論官則官必得人也故曰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德不求備於一人故曰翁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此官人之至道也

論語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其君子喻其道德嘉其典刑其小人咸安其土被其惠澤斯四者得士治民之大端也中庸論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自古不本諸身而能取人者未之有也明乎懷德懷刑則禮賢必有道矣易曰安土敦乎仁故能愛書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孟子論民無恒產因無恒心論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論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明乎懷土懷惠則爲政必有道矣

洪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便言無私於其人而黨無蔽於其事而偏也無偏矣而無黨則於天下之人大公以與之也無黨矣而無偏則於天下之事至明以辨之也洪範之言又曰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反側云者竊闔闢之機而用之非與天地同其剛柔動靜顯晦也

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自古未聞知其人而目之曰小人而用之者易稱小人所以告也言乎以小利悅上以小知自見其奉法似謹其奔走似忠惟大君灼知其小知亂之恒由此起故曰必亂邦也論語曰巧言令

色鮮矣仁亦謂此求容悅者也無惻隱之實故避其惡聞而進其所甘迎之
以其所敬而遠其所慢所爲似謹似忠者二端曰刑罰曰貨利議過則亟疾
苛察莫之能免征斂則無遺錙銖多取者不減寡取者必增已廢者復舉暫
舉者不廢民以益困而國隨以亡亂生於甚細終於不救無他故求容悅者
爲之於不覺也是以君子難進而易退小人反是君子日見憚小人日見親
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憚不畏明言小人
之使爲國家大都不出詭隨寇虐二者無從詭迎阿從之人以防禦其無良
遏止寇虐者爲其曾不畏天而毒於民斯二者悖與欺是以然也凡私之見
爲欺也在事爲詭隨在心爲無良私之見爲悖也在事爲寇虐在心爲不畏
天明無良鮮不詭隨矣不畏明必肆其寇虐矣

詩曰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遙職競用力民之未
戾職盜爲寇在位者多涼德而善欺背以爲民害則民亦相欺而罔極矣在
位者行暴虐而競強用力則民巧爲避而回遙矣在位者肆其貪不異寇取
則民愁苦而動搖不定矣凡此非民性然也職由於貪暴以賊其民所致亂

之本鮮不成於上然後民受轉移於下莫之或覺也乃曰民之所爲不善用是而讐民亦大惑矣

詩曰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饑饉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言君子得其性是以錫於民也詩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仁也

凡十六章三千四百七字

總三篇合序三十三章九千三十一字

原善卷下終

原善音義

序百六十字辭稱謂文辭中所稱舉史記曰建首其建首也說文解字序曰馭說

文御古矣夫扶音

上篇首章十六百一字明顯以信國語曰叔向曰命信也詩書中凡化之不已一陽

氣不化流詳至禮善也云至謂之性道者以氣化言者曰必就材質言曰材也

行不化者是為材猶善也云至謂之性道者以氣化言者曰必就材質言曰材也

神亦通者是為材猶善也云至謂之性道者以氣化言者曰必就材質言曰材也

字亦通者是為材猶善也云至謂之性道者以氣化言者曰必就材質言曰材也

矣心知善之性則失此而作懼夫音全乎善離材質不可言性成全者謂葆其通於

命謂地不與者道此中庸所言率者德天地之德即見於下賢同切盡其材有貌之言

視聽息其得於天德為恭從明聽之鴻範之初曰淦羊朱切春秋傳云之

謂德凡成德則不淦人倫庶物猶類也倅猶等也之謂命兼言限於凡氣數

之原源輸送也其息止也卉草也之白仁核中湛然也方郭注云

安貌舉猶皆必易以或斷俗作之分切扶問為量音之事惟聖人

次章百一十而上猶時掌以前謂之道者凡以上文解下屬辭之法並放此謂而

國學保存會

魚據性惡勸學修身皆荀子格格惡斂束鳥路蘇禮注云更好惡二呼報鳥路

幾希猶好惡非無幾希之與人相近見於賢遍

四章二百七字知之於音元本注鈔本本疏皆智作毛辰校

五章三百九比天之猶言此比舊本多物之比而後趙人失其解妄改作之今朱子云此

作此而注亦作此耳宋未詳孰是但作比字於義而短內故且從今之本云按毛禮

從真定梁氏借得北宋槧本影鈔者亦作此義而短內故且從今之本云按毛禮

知無惡外鳥路而強其丈聘吐藍見於賢遍罔罔注禮

下篇首章六字於行下同孟切見於賢遍切為悖為欺欺者柔惡為鑿為愚

鑿者過惡罔省不悉并罔省夫然後音扶卒之為成也猶強其丈行之下孟切

竝體萬物之體謂若身分扶問於易以鼓度徒洛樂下音謂見於猶喻也

禮注云咸一行切孟當切浪於易度徒洛樂下音謂見於猶喻也

次章百二十離下智切相息亮

三章百二十莫見賢遍同惡鳥路行切孟

四章二百八十字樂音中節張仲惡見於賢遍之分扶問

五章九十五字行孟切

六章八十八字夫音扶語魚據切

七章七十字便便婢今書以與預音

八章九十八字式用也慥會七感切明命謂天為其于偽鮮息淺切

九章八十四字職主也涼音良克能也回曲邪也遜僻也競遂也戾定也

十章五十六字洄音迴饑甫切苞詩中凡曰苞者泥乃禮切豈弟

開改待易也敦徒端切苞詩中凡曰苞者泥乃禮切豈弟
切樂易也敦徒端切苞詩中凡曰苞者泥乃禮切豈弟
如致也孫炎云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植呼泥乃禮切豈弟
如致也孫炎云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植呼泥乃禮切豈弟

原善音義 三 國學保存會

原善音義終

光緒三十一年歲次乙巳七月初版

原善全册

定價一角

著作者

戴東原

印行者

國學保存會

發行者

上海四馬路老巡捕房東首惠福里
國粹學報館

